

卷五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145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五之一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之域也

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音子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目邊

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

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正義曰關雎者詩

之逐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

鄭國二十二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唐孔穎達疏 僉事江以達校刊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

貢青州州莒嶺之陰維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

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古若無死有逢

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有逢

氏之墟舉其始者略季蒯薄姑之特不言之也

八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氏之墟也

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各祝鳩氏司徒也

此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盜
也猶周之司寇氏當少皞是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未
也。周武王伐紂封於呂尚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
者東海上入也。其先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水其
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尚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
裔也。從其姓故曰呂尚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
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望曰當有聖人適周之
子真耶吾先君太公望曰當有聖人適周之
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尚父堪君多
難於武王太師而王天下封尚父於齊都營丘
是武王封太師而王天下封尚父於齊都營丘
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有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
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制。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制。武王初定天下
特太國百里太公增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百

可知也。水所管統故曰營丘。其南及東是也。以
臨淄謂之臨淄。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
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
此如贊之言。臨淄即營丘也。今齊地應城內有立
也。如贊之言。臨淄即營丘也。今齊地應城內有立
立徙臨淄是胡公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
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時齊哀
公之同母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時齊哀
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
都臨淄也。燕民六仲山甫祖齊世居薄姑耳。以復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
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
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卒
而武公九年厲王三十七年止。出自胡公而後。不
之末則遷說。自馬遷也。如前所言。當有準據。故不與
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

齊魯五十二

穆陵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
 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
 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海西至
 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
 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
 出今琅邪箕屋山濰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
 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
 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相十六年公羊傳曰公
 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
 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
 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汲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
 宮毛俶爰齊侯呂汲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
 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
 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大公為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為太師也
 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為太師也

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
 潛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

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
 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潛之世家亦云紀
 侯潛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
 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
 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
 公之同母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為獻公言夷王
 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是在夷王前矣受譜烹人
 則是衰闡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
 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
 為始明懿王受譜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
 到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之時乎是以
 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考王至
 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
 君當三王也諡法曰保民者文曰胡則知胡公為君

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
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
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
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
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
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
不與驢訟則華上明下亦為哀公詩矣南山南
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轍荀刺
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
有八世皆無詩孫倫以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
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
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
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
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總承聖旨齊之君世號
兵言平夫入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

擊虛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作詩
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誓若此復何所
衡門誘信公愿而無立志則慙愿之人未必
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
乎况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
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
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如之事東方未明雖刺
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
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如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如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三章章四句至道焉。領反芳非反慢武諫反警
如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
此詩陳古之賢如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

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為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女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牽思得，賢女乃思得。人亦成矣。故以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傳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朝。

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反注下。同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

云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也。餘仍

反。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而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今起故刺之。雞鳴而夫人可起。正義曰：解夫人不戒，今起故刺之。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未幾而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將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

○夫人之至禮敬。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恐傷晚故，以蠅聲為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纓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遂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矣。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纓色蟹反。匪東方則明。

月出之光。傳：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云：夫人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纓色蟹反。匪東方則明矣。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盈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纓緝髮，纓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纓笄而朝，首服纓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縮衣注云：縮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縮，則首服也。笄必以縮衣配之。此以纓笄朝君，則當身服縮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

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疏：東方至之光。正義曰：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盈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纓緝髮，纓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纓笄而朝，首服纓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縮衣注云：縮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縮，則首服也。笄必以縮衣配之。此以纓笄朝君，則當身服縮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注云副所以覆首服又追
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又追
以從王之服之編列髮為之服之燕居亦纒笄總而
長短為之服之見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而
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
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
燕居乃服纒笄耳此傳言纒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
緣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為此說耳非
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
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
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
纒笄而朝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
或以為夫人纒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纒
亦云纒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
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
朝而聽內政且東方於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
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

是曷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
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
起此言朝既曷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
聽朝朝曷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
文 蟲飛薨薨其與子同夢傳 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
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

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傳 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
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
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
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

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
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

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也。遙。反。惡。烏。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也。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也。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其。其。樂。與。君。臥。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臥。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以。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蟲。飛。至。無。已。○。正義。曰。大。戴。禮。言。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也。

雞鳴時也。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會。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倦。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衆。○。正義。曰。釋。詁。文。庶。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嬾嬾好貌好呼

饜音同止也。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

好蒿縞反。日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



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事
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
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
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
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
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傳還便捷之貌徂山名

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乃徂

反說文云徂山在齊崔集注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本作蟻便捷本亦作便旋我儂兮傳從逐也獸三歲曰有儂利也箋云並併也

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

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駘曲具反注

全反韓詩作媮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

同疏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

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

我於徂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

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其儂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

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

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

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側故知徂山名
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
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儂利正義曰大
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縱獻
于公則有是大獸故言三歲曰有儂利言其便利也
逐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傳茂美也並驅從兩

言五之一
牡兮揖我謂我好兮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

茂也。牡茂后反。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昌盛也

云昌佼好貌。本又作姣。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傳狼獸名臧善也釋曰釋獸云狼牡雜牝正義

其子微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狼牡名雜牝名狼其子各

微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狼牡名雜牝名狼其子各

小能火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

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

禮記狼臄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

以刺之。著直君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

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

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

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

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

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

著素象瑱傳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

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

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

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

者謂懸紉之末所謂瓊也人君以玉為瓊華石色似

瓊也 **疏**侯我至乎而。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

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者乎而我見君子塞耳

之瑱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

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

以刺之也。鄭以為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

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

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紉以懸瓊華之石

為瓊也。 **傳**侯待至象瓊。正義曰侯待釋詁文釋

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寧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

兩塾間名寧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

也著與寧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練靈王王南

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

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繩為瓊韋昭云瓊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

為瓊是象可以為瓊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

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瓊也。毛以此章陳士蓋士

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也故知我是嫁者自謂

也士昏禮婿親迎至於女家士人揖入賓執鴈從至

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

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

于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

女立於房中南面婿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

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於

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禮婦至夫

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

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瓊言

特記之

特記之

特記之

特記之

特記之

特記之

特記之

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總述人
臣親迎之灋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
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
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
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
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
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
瑱爲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
卽以素爲充耳也旣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
言飾之以瑱華正謂以瑱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
飾非言以瑱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
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瑱華飾統則瑱華又
何所飾哉卽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
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
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旣言充耳以素卽云飾
之以瑱華明以瑱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
華爲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傳青

玉 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特青統之青。尚之

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云石

色似瓊似瑩也 疏 傳 青 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

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

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

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傳黃黃玉

云黃紘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傳瓊英美石似玉者

人君之服也 云瓊英猶瓊華也 疏 瓊英猶瓊華

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
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
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
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

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東方之日二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三章五句至

禮化。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持以禮配合，君

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

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爲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

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予在我室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

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云言東方之

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

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

君不明。朱反。姝赤。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傳履禮也。云

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

者之子不以禮來也。疏東方至即兮。毛以爲東方

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

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

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

來，故我往就之。今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

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
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
之室兮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已不從
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今不
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
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
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
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
親迎之事故以姝為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
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傳**東方至不明
。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
當時實事也不宜為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
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
不以南方之日為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
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其
中明而未融其常且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
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且明
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未

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
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
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
履禮。正義曰釋言上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
同王肅云言古婚姻**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
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
也閨門內也云月以典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他達反韓詩云**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序言君
門屏之間曰閨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
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閨門內者以上章在我

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閨字從門故知門內也**在我**
兮履我發兮**傳**發行也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

去**疏**發行。正義曰以行必
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今不時挈

氏不能掌其職焉號今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

刻者朝直遙反法皆同挈苦結反又東方三

句至職焉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

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

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

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且言置挈壺氏

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

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非斥言

其君也與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

由起居無節故號今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號今猶召呼也挈壺

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今猶召呼也挈壺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傳上曰衣下曰裳云挈壺氏失

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

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慮反別彼列反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箋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

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東方至召之

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

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

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

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

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

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

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慮反別彼列反

東方至召之

正義曰言

君所來而召之

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灑而今漏刻失節促遠
 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曲禮曰兩手握衣去齊尺注
 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顧
 云齊謂裳下緝也傳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顧
 之意以裳為衣今上者在下是為顛倒也傳挈
 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
 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為已明告君
 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
 君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
 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玉藻文。羣臣至早與
 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也傳東方未晞顛倒裳
 與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傳東方未晞顛倒裳
 衣傳晞明之始升傳晞明之始升傳晞明之始升傳
 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晞言
 露在朝且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晞言

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也傳倒之顛之自公
 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傳倒之顛之自公

令之傳令告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傳柳柔脆之木

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
 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

朝傳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

之事傳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也傳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恒失節數也傳音暮傳折柳至則暮。正義曰此言

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藩菜果之圃則
 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

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其太早則太晚常失其
 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木者欲取之無益於禁
 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
 故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
 郭璞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圃其外藩籬謂之
 園故云圃菜園也樊圃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折而
 樹果其外列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
 果疏其外列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
 為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
 良士瞿瞿謂狂為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願禮義此言
 狂夫瞿瞿謂狂為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願禮義此言
 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之貌不能
 其職則狂夫為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
 有挈壺氏以水為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
 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
 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
 不齊告時節則早晚伊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



火爨壺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
 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
 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
 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
 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曆及
 諸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
 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分則晝十五夜
 十五秋分則晝十五夜十五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
 半從夏至至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春分所加亦
 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所加亦如之於曆術
 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率在於曆術以
 其筭數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
 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氣之間
 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
 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考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
 書以爲日求則晝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
 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

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
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
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一
刻半減晝五刻以禪夜故於曆漢皆多按五刻也鄭
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之漏四
日末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
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
其言日末日短之數則與曆其錯馬融言晝漏六十五
夜漏四十減晝以禪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
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
曆者莫不為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挈
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
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與居無節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時之失時故今朝廷無
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雖人告時諸侯兼官不
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
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辰時風

莫曉。正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
為時也夙早釋注文莫與早對故為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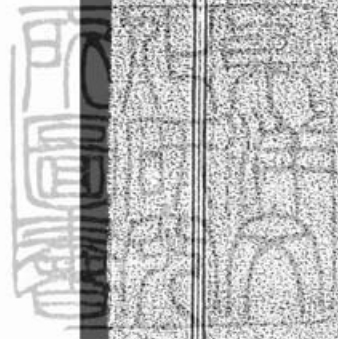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038

No.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





平註疏卷第五

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刺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

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懇之

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

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

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

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責也又張華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直革反
依字讀益於華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乘則
而殺之沈又烏請反拉音郎吞反復扶又反下
皆同禱音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
刺襄公也章章六句至去之。正義曰作淫不避山詩者
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已之親妹入行之惡莫甚於此
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
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公不禁使之至齊
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公經上二章刺襄公淫
乎其妹下一章責魯桓公惡魯桓公惡魯桓公惡魯桓公
不言魯桓公惡魯桓公惡魯桓公惡魯桓公惡魯桓公
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襄公至去之意
姜是也桓公十八年六年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文



侯通焉公適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
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
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
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
殺之是公適文姜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入姜氏至自齊
是文姜以桓公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淫通者以茲淫之
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茲淫之
事生於聚君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
淫通也且桓公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
也倚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後始與齊侯通也
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
左傳為公適張本故於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
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通也
上車指其脇公死於車指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
殺此言益殺者說文云拉折也何休云幹拉折
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拉折然為聲此指言殺狀故
言益也夫人以桓公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

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
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
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
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
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
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相公之薨至是
年三月暮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
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
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魯是從魯往之則
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
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
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
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
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
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
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註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
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魯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魯

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
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揆
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
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
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禱之下書姦也於
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夫人則云
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
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殺於齊
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
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
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
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去之者疊序去之
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

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

失陰陽之匹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

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

威儀可恥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魯

道有蕩齊子由歸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云婦

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蕩

徒黨反徐勅黨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懷思也云

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

來也既南山至懷止毛以為南山雄狐各自為喻

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

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况與

事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

妻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

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鄭以為狐

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

以求配偶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

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

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

專意事夫何為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

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然故

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

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

以相通教哲曰牝鷄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信

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
孤亦謂牡為雄與此同也○**傳**雄孤至如孤○正義
曰箋以南山雄孤文勢相連則是孤在山上不宜別
以為喻又孤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
孤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入君之位其
可恥惡如孤貌以孤比之有孤之傳以綏綏匹行之
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
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
也○**傳**蕩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
以蕩為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
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
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
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傳**懷來至其
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
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
傳葛履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傳**云昔四履五兩喻

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為奇
而襄公往從而髮之冠履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

宜為夫婦之道○**傳**履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綏
如誰反傅姆上音付下音茂處昌慮

反下同奇**傳**庸止**傳**庸用也既曰庸止

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

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疏**葛履至從止○正義

為數之奇言葛履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

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

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非
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
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路有蕩然
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

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
為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
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
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綫服之於首是物之最尊
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
也。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
一兩為一物綫必屬之於冠故冠綫共為一同葛
言五冠綫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
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
傳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
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
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婦從姪者何兄之
子婦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有姪有婦也襄三
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姪有婦也襄三
之婦人夜出不見傳姆不下堂傳至姆未至逮火而
死是諸侯夫人有傳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註云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者

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執麻枲
絲繭則傳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
選老且大夫為傳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傳書傳未
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
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
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為夫婦之道又襄公
止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婦又傳姆老入非襄公
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婦傳姆老入非襄公
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則入其中不宜與妹
相耦作者指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與妹
皆淫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
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襄公從之
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
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
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也。甄麻如之何衡從
其畝。傳甄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云

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

先議於父母。橫註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

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傳必告父母廟。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此之謂告。註下皆同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傳

鞠窮也。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

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相。鞠居六反令疏鞠麻至

毛以為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

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

母娶之然後得之妻魯相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

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耶意而至齊乎止責魯相

不。禁制文姜鄭惟以鞠為盈為異餘同。傳。藝樹至

得麻。正義曰此云藝麻后稷生民云藝之荏菹大

司徒云教稼穡樹藝則樹藝皆種之別名故云藝猶

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

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

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

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

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取妻至謂告。正

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

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

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

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

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圖布几

筮。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

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

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筮於戶。西註云。主人女父也

筮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

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為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相繼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辭不宜惟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相之盈繼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姜不禁制之。**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克能也。箋云此言折薪必待斧乃能也。歷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傳極至也。箋云文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止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相。疏折薪至極止。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與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相既曰使媒得之止宜

以婦道禁之何為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相下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言云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為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至

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與求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

霸中候霸免註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軍於時王
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
云齊莊信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
襄即莊孫信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
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
也至其弟相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
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
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切切
是志大
心勞

無田甫田維秀驕驕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

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

脩德積小以成高大佃。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使反無思遠人

勞心切切傳切切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

心切切耳音刀切疏無田至切切。正義曰上田謂

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

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

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

勞其心切切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

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

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

田猶多方云宅爾宅正義曰甫大釋詁文古之遺語

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人謂佃食古之遺語
田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
畝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切切憂勞。正義曰
釋訓云切切憂勞也無田甫田維秀桀桀傳桀桀猶
言勞心故云憂勞也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傳怛怛猶
驕驕也徐又居居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傳怛怛猶

詩經卷之三

吳地刊

切切也。但旦。婉兮變兮總角。升兮未幾見兮突而。

升兮傳。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升兮未幾見兮突而。

也。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

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壯然而稚見之無幾。

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又作總于孔反。變力轉反。總本。

居豈反。註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註同方言。

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眷反。髦音毛。少詩。

照疏。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升兮然兮幼稚如。

比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升兮為人。

能善身脩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

求有功故刺之。傳。婉變至升冠。正義曰。候人傳。

曰。婉少貌。變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

文未冠。升者總角。紉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

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升兮與總。

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

弁者冠之大號。故為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

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

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也。若猶耳也。

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冠也。若若若若若若。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以風焉。畢。蜀也。弋。繳射也。下同。好。呼。

報反。風。福。鳳。反。蜀。直。角。反。本。亦。疏。句。至。風。焉。正。

義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
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
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
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
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畢曰陰氣
繳射○正義曰釋天云蜀謂之畢李巡曰噶陰氣
獨起陽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
或謂之蜀因各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呼為噶
因星形以名之月令註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
郭說是也出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入君能

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
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

令然樂音洛下同說音悅盧令至且仁○正義

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

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

君田獵則百姓苦之○田至令然○正義曰

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

郭浚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逵山三越岡五兔極

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

言鈴鈴下言環銜銜即環銜聲之狀環在犬也此

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
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見羽旄之美舉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依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

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也。反。下同。

其人美且鬢。鬢音權說。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鬢是好貌則與

文云髮好貌。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鬢是好貌則與

美是一也。且仁且德。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

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為

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

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鬢。以君善於

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德。皆謂獵時之事故。歷言

之大叔于田敘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

也。盧重環。一環貫二也。音梅。其人美且德。德

才也。云才多才也。說文云強也。正義曰。上言

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重環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

三。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每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本。敝笱婢世反。徐符滅反。

反取魚器也。敝笱三章章四句。至患焉。所以刺

惡為路反。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

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凡淫亂為二國之患

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公微弱使然。經三章

皆是惡魯桓公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

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控極也。天官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控極再重杜子春云控

極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及

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

倚差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
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為二
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
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又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
為襄公
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與也鰈大魚鰈魚子也魴

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與者喻

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房鰈音

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豉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雲言盛也

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

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注。從才用反。如雲至

毛以為笱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笱不能制以喻微弱之君

是其夫婿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

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

意齊子又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

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其數

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小魚魴鰈自

是魚之易制者但魚梁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

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

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

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

淫夫故從者亦淫。鰈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姜
衛人釣於河得鰈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
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
半鰈則吞矣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貪祿以亡是
鰈為大魚也傳以鰈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

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魚至婉順。正義曰：鮒魚子，不能制大魚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星于斷其罟而棄之，曰：魚也。禁鯤鱉鳥翼，穀卵蕃庶，物也。且亦以鯢為魚子，亦與鮒相配，則鮒之為魚，中魚也。故鄭以鯢為魚子，亦與鮒相配。伊洛濟類，鮒魚也。廣而薄，肥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鮒魚也。而厚，尤羊八於中國，則強苟亦曰：居就，糧梁水，鮒魚也。而厚，尤羊八於中國，則強苟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鮒非極大之魚，與鰥弱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哈文姜易制，但魯桓微。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且多強盛，而難制。孫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若士盛，如意當然。文姜目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比之。

惡之。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亦隨文，敝笱在梁，其魚鮒。姜爲惡，敝笱在梁，其魚鮒。鮒而弱，鱗推。鱗象呂反，廣。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如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或謂之胡鱗。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傳：如雨言多也。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言善惡，亦文姜所使止。疏：如雨至使止。正義曰：今定本云：所使敝笱在梁，其思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出於議是也。

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疏唯唯出入不制魚

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上二章言魚

隨之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笱

以爲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

其於唯唯義亦同也唯唯維矣反沈養水反韓詩

不能制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傳水喻衆也箋云水

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臣心於萬民焉箋故猶帶也

同本亦作駘播波佐反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生
疏載驅四章章四句至

諱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

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

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

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

國人刺君乃常事諸序未有與國之名言其民

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營之名言其

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

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

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

也經因驅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

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

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為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薄薄鞞**朱鞞**薄薄疾驅聲也鞞方文蒔也車

之蔽曰第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也云此

車襄公乃乘馬而來與文姜會薄音各反徐扶各

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發至旦云襄

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

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馬曾無慙恥之色云發韓詩

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載驅至發夕也亦作境易夷歧反下樂向義曰言襄公將與

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竹簾以為車蔽又有朱

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

由此道發夕至且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

疾馳故云薄薄至羽飾音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

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

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蒔也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

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鞞是革之別

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鞞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

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也以翟羽為

革前謂與前以革為車飾曰鞞第車後戶名也郭璞

曰鞞以韋鞞車鞞也第以韋鞞後戶也云竹前謂

詩經

之蔽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為一者彼
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華竹同飾後戶俱為
車之蔽塞故此傳第蔽通言之春宮中車掌王后之
車輅有重翟厭翟頌人說衛侯夫人云翟第以朝是
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
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
發夕至至旦。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
發夕至至旦。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
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
。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
水湯湯則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
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
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
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
殊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四驪濟濟垂轡灑
灑

灑灑也。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亂

之行。灑灑乃禮反徒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魯道

有蕩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云此豈弟

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閻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圍圍

明也。豈開反及樂也弟如字或音。四驪至豈弟

公將與妹淫盛其一馴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齊

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灑灑然而眾為此盛飾

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

易然來與兄會會無慙色故刺之。鄭唯愷梯為異
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四驪言物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注云物
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此豈至
明也。正義曰箋以為齊子愷梯文在魯道之下則

愷悌為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為然且
 上云發夕此當為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
 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
 為闡易稱開物成務說文云闡開也古文尚書即今
 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闡之字唯洪範稽疑論上
 北有五曰闡注云闡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
 作闡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闡故鄭依賈氏所奏
 從定為闡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闡
 闡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闡明謂侵明而
 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
 炎郭璞皆云闡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
 是闡亦為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
 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為
 闡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傳湯
 湯大貌彭彭多貌箋云汶水之土蓋有都焉襄公與
 文姜時所會文音問水名湯正義曰序言疾

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為通道汶水湯湯勞有都
 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
 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
 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有一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
 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
 都為何邑故箋不言之
 曾道有蕩齊子翱翔傳翔
 翔猶彷徨也音羊旁汶水滔滔行人儻儻傳滔滔
 流貌儻儻衆貌滔吐刀反儻表曾道有蕩齊子遊
 教

載驅四章章四句

倚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
 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

焉。倚於宜反字或。疏。倚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

謂為齊侯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

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之道經言倚嗟是數傷之言

能防禁是失為人子之道經言倚嗟是數傷之言

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

人以為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齊

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

倚嗟昌兮頎而長兮。傳。倚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云。

昌佼好貌。頎音祈佼古。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

揚力。反。抑於。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巧趨兮射則我

兮。傳。踏巧趨貌。云。藏善也。又。趨本又作趨。七須反。

疏。倚嗟至賦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倚嗟此

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為趨步其舉

動踰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

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倚嗟至長

之聲故為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

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

之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

申足之云佼好貌。正義曰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

是頎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折為美色頎貴闊故

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眉既言目

俱美專欲辯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

揚皆好又傳解揚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

文故知踏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士踏踏今與趨連

之捷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

故美其巧 趨踰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為名目下為

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傳三尺

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

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

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

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射食

所射每射同正音征註同畫疏猗嗟至甥兮正義

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疏曰齊人傷魯莊公倚

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

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為射終日射

儀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

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

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

名既目上則清為目下傳二尺至曰甥正義曰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

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

一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

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

寸少半寸正以絲畫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

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

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

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摠

據齊國為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甥此

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及豈毛公之博物王之甥此

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之

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
 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
 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
 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
 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
 兮據賓射為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為甥釋親
 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
 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
 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
 甥為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
 齊侯之

猗嗟變兮

傳

變壯好貌清揚婉兮

傳

婉好眉

目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傳** 選齊貫中也 **傳** 云選者

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反** 鄭古患反中張仲反 **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傳** 四矢乘矢 **傳** 云反復也禮射三而

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

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反** 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

猗嗟至亂兮。毛以為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

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

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

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

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於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

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為異言無則倫等之

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為之兮餘同。 **傳** 選齊貫中

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為中也。 **傳** 選者至貫習。正

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 **傳** 人故易傳以為倫

等之中上選也。 **傳** 釋詁文。 **傳** 四矢乘矢。 **傳** 正義

詩

卷

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夢
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
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
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
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
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
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
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此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
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方男子所
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四方注云天地方男子所
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
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三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魏葛獲詁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其

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

魏晉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也。正義曰地理志云

夫畢萬皇南蓋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

也禹受禪都子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

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
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
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
界故書責大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

詩注疏卷第五

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折城之西耳
 魏不君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南
 于。正義曰。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折城在渡澤西南
 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
 正。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
 周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故言
 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汾水故其詩曰
 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水故其
 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其
 義曰。尚書傳文也。彼註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
 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
 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肅謚云。西南陶丘亭是也。言
 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
 墳。明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蔽冕屨。宮室而盡力。

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
 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碯辭也。感舜禹之化。則
 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若。貪鄙者。雖。遺。風。尚。在。皆
 性。不。同。不。能。使。儉。約。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
 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多。又。其
 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國
 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封。且。無。虞。唐
 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而。且。感。虞。唐
 急。故。譜。本。於。舜。禹。非。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
 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
 削。國。人。憂。之。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
 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
 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所以。強。義
 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時。變
 弱。今。云。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平。桓。之。後。以。時。變
 變。風。始。作。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公。意。滅。之。時。變
 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公。意。滅。之。時。變

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履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或以五篇刺儉下二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

葛履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福

急而無德以將之 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

削應。獲俱其反褊必淺反陜音洽本或作狹依字徐七喻反。陬葛履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福急而無德教以將

之今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陜隘者食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挑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履可以履霜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履冬皮履

葛履非所以履霜 云葛履賤皮履貴魏俗至冬猶

謂葛履可以履霜利其賤也 糾糾音了沈音遼 摻

摻女手可以縫裳 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然後執婦功 **○**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

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

利其事也 ○作織山廉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說文

反 **要之袷之好人服之** **○**要褻也袷領也好人好女

手之人 **○**云服整也褻也領也在上好入尚可使整

治之謂屬著之 ○要於遙反袷紀力 **○**糾糾至服之

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

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 ○褻然未成婦之 女手魏

俗利其事新來縗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畿魏俗

言褻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

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糾

糾至履霜 ○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

士喪禮云猶縗縗也 ○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

夏時用葛亦白也 ○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

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

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輿冬以言之也 ○凡

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幣君

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 ○天官屨人說屨

烏之飾有絢縗總純是屨用絲爲飾也 ○日之有葛屨猶

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其當夕成昏也。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傳要纓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祿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祿者以禰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為禰無絮雖復與禰同有裳乃成稱然則祿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纓也要是裳纓則觀為衣領說文亦云櫛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好入可使整治屬箸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

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象掃 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

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掃所以為飾 云婦新至慎於

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注同 一音婢亦反掃勅帶反諦

音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

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好人至為刺人

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

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掃以為

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

提至為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

詩注疏卷之三

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陋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福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汾沮洳音

扶云反沮音子預反如音如。汾沮洳三章章六句。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句至得禮。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桑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桑矣。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

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

是儉以能勤。其音暮漸如。彼其之子美無度。云

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

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

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耗車之族是也。耗音毛本

徒本疏。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

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

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

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居何故親采莫乎刺其

不得禮也。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

洳

涉潤澤之處故為漸如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
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縲以取
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五
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
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
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
為美無節度故為無復度限言不可一尺寸量也。
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
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
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有
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耗車之族是其事
也趙盾自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耗車之
族明公行掌耗車服虔云耗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
年左傳曰晉荀會樂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

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
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
路公行公族不得謂之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
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
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中
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
族公行之官是天。彼汾一方言采其桑。云采桑親
子諸侯異禮也。

乎公行 公行從公之行也。云從公之行者主君

兵車之行列。反注同。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

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為彼汾

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異人之說殊也。彼汾

一曲言采其蕢。蕢音水鳥也。文音其或反鳥音昔

疏

傳賈水鳥。正義曰釋草云賈牛唇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技

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蕩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彼其之子美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傳云公族主

君同姓昭穆也。昭紹遂反說文作侶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賁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有

挑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有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得

其力傳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

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殺本又作看

音交省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

謠傳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謠

音遙行下孟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傳云士事也

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所

為干偽反下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

為乎傳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

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

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云

知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正也

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思。有。至。勿。

為園有挑得其實為之穀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

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

大夫憂之君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

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

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

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

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

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

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挑魏君取其實為之穀不

與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

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

憂之何餘同。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

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

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

非責我

何乎

知是則

云無知

衆不信

為園有

用今魏

大夫憂

之憂不

然故彼

乎彼人

知之既

我蓋欲

其並為

與為異

君事驕

憂之何

公稅乃

過度故

於此憂

云

思

有

至

勿

君

故

心

為

誰

能

知

之

者

謂

我

於

此

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謂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斥彼人故以為彼人斥君也。曰於園有棘其實之食。釋文曰於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從兩束俗作棘。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挑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為

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此共爾雅不同

小而迫數見。疏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

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

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

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

削義亦通也。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

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為

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大國所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傳山無草木曰岵云孝子行役

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

慮反。處昌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云予我夙早

夜莫也無已無解倦。莫音暮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云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

時。旃之**疏**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

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

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

起夜寢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

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

故深戒之。**傳**山無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

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言無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

岵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傳**旃之

至尚義。正義曰此旃旃旃皆為足句故

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

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

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

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

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

友也。**傳**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

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為部分

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

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為行列之分與此一也。**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山有

草木曰岵。**傳**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

音起。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傳**季少子也無寐

無者寐也。少詩照友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傳**母尚

恩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傳 借俱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傳 兀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後反古

作晦俗作 畝皆同 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

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既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

貌變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

削小之甚閑閑音閒本亦行與子還兮或行來

者或來還者亦作旋 還兮至還兮正義曰魏地

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

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

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

行非一家故言世世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其

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

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

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

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

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

廛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

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
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
來相須故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
摠解之

貌。世以行與子逝兮。云逝逮也。逮徒賚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檀徒丹。疏。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

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殮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漣聲寘置也干匪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

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

也。坎苦感反寘之政反漣力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傳種之曰稼

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廩貍獸名云是謂在位貪鄙

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

貍。廩本亦作理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

也縣音玄下皆同貍本亦作狸音桓徐郭音彼君子

兮不素餐兮傳

素空也

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

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

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

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涯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

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

有波漣漪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

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耜何為取未三百夫之田

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庭則有所懸

者是組歌兮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

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

進也。○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潛側則是

匡畔之。○故云干匡也。易漸卦鴻漸於干註云干謂

大曰漣此云漣倚下云直倚且漣倚漣直漣論水波之

者曰漣此云漣倚下云直倚且漣倚漣直漣論水波之

異倚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漣倚漣直漣論水波之

為淪直波為徑李巡云水清且漣倚漣直漣論水波之

韻故也。○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直者取

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

水清故解其意此入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

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倚漣直漣論水波之

猶以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匡因以難待

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

兮不素餐兮傳

素空也

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

仕有功乃肯受祿

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

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涯

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

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

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

有波漣漪然也君子不進由

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

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耜

何為取未三百夫之田

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

何為視汝之庭則有所懸

者是組歌兮汝何為無功而

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

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為

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

進也

田百畝是塞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塞
為民之邑居不為一夫之田者以塞者民居之名夫
田與居宅同名為塞但周禮言夫一塞復言田百畝
百畝既足是夫田故以塞為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
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途人以塞為邑居此言
胡取禾三百廩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
易之釋獸云納子鉅郭璞曰其唯者名裡裡乃刀反
今江東通呼貉為獸宵田為貉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
釋天云公獵為獸宵田為貉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
故郭璞曰貉猶貉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
呼獵為貉管子曰貉獵畢弋是貉為獵之別名經云
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
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
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
出狩駟驥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久
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
之名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音福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萬萬

曰億獸三歲曰特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

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為億獸三歲曰特毛

氏備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十萬至之數曰特毛

日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

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

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
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
數相是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
故是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廩三百困相類
若為金斛之數則大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是也
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坎

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潛兮河水清且淪猗傳檀可以

為輪潛厓也小風水成又轉如輪也輪音淪潛順倫反本亦作潛

淪音倫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傳圓者為困鶉鳥也困

丘倫又圓圓者為困鶉鳥。正義曰月令修國倉鶉音純區倉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困考工記匠人

別姓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傳熟食曰餐變云餐讀如魚餐

之餐林。餐素門又字區以餐為餐饗之餐客始至之

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餐秋官掌客云公餐

五牢侯伯餐四牢子男餐三牢卿餐二牢大夫餐一

牢士餐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餐皆飪一牢則卿大

夫亦有飪故曰為熟食也。餐讀如魚餐之餐。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

魚餐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餐則非傳所云熟食也

說文云餐水澆飲也從夕食言人曰則食飯飯不可

停故夕則食餐是餐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

逸云禮餐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餐相配故易

也之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斂食於民不脩其

政貧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音石斂音八句至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斂食於民不脩其

政貧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音石斂音八句至

大曰。正義曰能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

盡。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

若因然解本以碩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傳貫事也

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

其粉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會無教令恩德來顧

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

○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云

又反粉始銳反比毗志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云

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

○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云

云爰日也疏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

我黍猶言國君國若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

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會無於我之處肯

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

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

此樂土若往則日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

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傳貫事○正義曰釋者謂

文○碩大至是徙○正義曰碩大釋文釋獸於

鼠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

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

窮木能走不能飛不能上人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技陸

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技陸

舞善臨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

謂之雀鼠其形次鼠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

也言十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三

毛詩國風

六之一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

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界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

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

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史記

晉世家云唐可分之地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